

神官野史

何君遇鬼記(一) (憂時客)

何君名舜門。南海佛山鄉人。其先世以善卜著名。其門曰乾乾堂。又擅製餅。甘脆無倫。設肆曰合記。人稱之曰甘餅。他家仿製者。咸莫之能及也。問諸佛山人當無不知者。於今已數世矣。何君舜門習儒業。其時名進士先生雪庵。設帳於廣府學宮之孝悌祠。何君從之遊。同學者數十人。祠前有池。方可數畝許。名曰翰墨池。相傳為向之信伏法處。蓋當時處以錐骨揚灰之刑。焚屍後。并祠前之土而去之。投諸大海中。以示不得汚及王士之意。其地深可數尺許。遂成斯池。光緒戊寅。值科試。應試者咸赴學宮註冊。有順德梁生者。年可十五六。註冊畢。開行池畔。失足墮水中。遂溺斃。其父母兄嫂。皆徹居書房。固未之知也。見生入夜不歸。頗以為憂。命人四出偵之。翌日屍浮水面。有識之者奔報其家。始知之。俗例。凡死於學宮者。不得由前門而出。入殮後。乃穿

述高麗七奇

(梅魚)

①曰長生樹。樹葉扶疏。拱蔭不異尋常。然四時青蔥。曾無凋落。其尤奇者。則樹枝或經攀折。不轉瞬已復生如故。即將其枝鋸去。亦不旋踵而生。較前竟無稍異。按佛國習俗。一夫多妻。勢難盡除。事實上有不容否認之存在者。故律例及判案。對於妾之規定。亦有可考。茲畧述之如下

法律上對於妾之規定

(香港)

現行律例。禁有妻再娶。民律草案。關於妾之法律。並無明文。然吾國習俗。一夫多妻。勢難盡除。事實上有不容否認之存在者。故律例及判案。對於妾之規定。亦有可考。茲畧述之如下

大漢公報

小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客有自漢陽歸者。為予述其謁吳佩孚事甚詳。茲錄此。以供譚助。以下為客言。予以謁吳州一帶。逃來之難民收容所。特晤吳於車廂。求其資助。入時。吳方執筆草各處通電。迅筆疾書。不加思索。雖度其腹稿早成。然命筆紙端。不容少停。軍中人洵難得。時各軍長均環坐左右。向其討論軍事行動。吳且談且書。態度從容。絕不慌亂。及草以前線緊急。勸其暫退。俟後援軍到。再圖反攻。渠擲筆曰。惡。是胡言。寧死不退。言已。雙目灼灼。幾有逼人後退之勢。於是全廂咸默然。吳昂首見予。立易笑容。向予點首。予即上前陳述來歷。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並悲其多患助。渠聞言。兩眉立皺。予恐其辭絕。復曰。大帥一時不及措款。稍緩一二日。尚無妨。渠曰。此事關於難民生活。予固知不容或緩。惟軍方值戰之際。實告君。餉糧雖不敷。烏有餘款。以供他需。雖然。此非與尋常事可比。予當勉力籌措。以振吾被難之同胞。抑亦贖吾罪於萬一。蓋此次戰事。雖起於非予。使予由間無吾佩孚人。決不致令生靈塗炭若斯。噫。武力統一誤予。抑予誤武力統一。言下微喟。繼又曰。惟一事堪為天下人告者。予擁兵十數載。至今私囊匱乏。非若其他軍閥之專以自肥者。語至此。出漢口某銀行支票簿。填一五萬元授予。曰。乞君代向衆難民致候。告以苦衷。不能多助。會有款到。當即續奉可也。予唯唯。旋即告別。今難民若輩。得無凍餒之虞者。吳功居多焉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公達曰。吳氏於戎馬倥傯之際。猶能念及難民。勉力捐助。尚不失為好軍人。且按其語氣。似已悟武力統一之非計。予甚盼其從速更轍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凝眸瀟岸。又塵寰。忽唱驕轉。轉瞬間。宦海帆帆征客渡。維城酒設饒君還。題橋司馬今償願。投筆班超已悅顏。預祝大洋波不作。平安壹路到台山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鴻毛運順旅豐豐。檢行裝返國中。萬里關山增閱歷。百年世事感飄蓬。前途珍重為公祝。登岸平安賜我簡。共事維城兩載。今朝別各西東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

漢陽謁吳記

(公達)

其